

「座位」與「坐位」等

高更生

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一、寫法不一致

在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中，「座位」和「坐位」都有人用。例如：

再回到原坐位裏，周仲偉額角上的汗更加多了，可是他那顆愛快活的心卻像凍僵了似的生機索然。（茅盾《子夜》）

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魯迅《范愛農》）

我們查到的幾部公認的有權威的漢語詞典，說法也不完全相同。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修訂本《現代漢語詞典》（下簡稱《現漢》）是這樣注釋的：

[坐位]zuò.wèi^①供人坐的地方（多用於公共場所）：票已經賣完，一個～也沒有了。^②（～兒）指椅子、凳子等可以坐的東西：搬個～兒來。||也作座位。

[座位]zuò.wèi同「坐位」。

按照《現漢》的體例，這是一組「不同寫法的多字條目」，也就是一組同音、同義而異形的異體詞；而且根據注釋的格式，是傾向於選用「坐位」，不用「座位」。羅竹風主編的《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年）則在第二卷土部、第三卷广部分別收「坐位」和「座位」，分別作了意義大體類似的注釋；這說明該詞典對二者同樣對待，不分優劣。臺灣《中文大辭典》（1982年版）則只收「坐位」，不收「座位」；這說明「座位」在該詞典中未取得合法的地位。

我們看到的兩本研究異體詞的著作，一本是朱炳昌的《異形詞彙編》（語文出版社，1988年），一本是孫光貴執筆的《現代漢語多形詞使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都承認「座位」和「坐位」是異形詞或多形詞，而且主張選用「坐位」，淘汰「座位」。

看來，「座位」和「坐位」是組異體詞，這是沒有甚麼疑問的。二者應當選用哪一個呢？這倒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坐」與「座」

要解決上面提出的問題，首先應當了解「坐」、「座」的座位義的產生情況。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收「坐」，注釋說：「止也。從留省，從土。土，所止也。此與留同意。」「坐」的小篆寫法，下面是「土」，上面是「留」的上部。現在寫法的「坐」，是《說文解字》收的古文寫法的楷化。這是講「坐」的本義，「坐」的其他義項，包括座位義是後來引申出來的。

「座」字見於漢隸。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648收「熹·春秋·昭廿一年」和「漢印徵」的「座」字。宋本《玉篇》(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年)收「座」，注「才貨切，牀座也」。明代梅膺祚《字滙》广部：「座，座位也。」明末張自烈《正字通》广部：「座，古作坐，俗作座。」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認為，「『坐』分化出『座』」，「是為了表示引申義加注意符造分化字的例子」(頁230)，這是有道理的。

現代通用的有權威的字典、詞典，「坐」、「座」都有座位義，而且以「座」為主。例如《現漢》：

座(①坐)：①(～兒)座位：～次 | 滿～ | 這個劇場有五千個～兒。

坐：⑤(～兒)同「座」①。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

座：①座位。如對號入座。……

坐：②通「座」。座位。

《中文大辭典》：

座：①座席也。……

坐：⑤席也。與座通。……

總起來看，「坐」是本字，「座」是後起分化字。作為座位義，「座」、「坐」都可以用，而以用「座」更為通行。

三、相關詞的寫法

「座」、「坐」的座位義可以構成許多詞語。但是在一般詞典中「座」和「坐」的運用情況比較混亂。現以《現漢》和《中文大辭典》為例說明。《現漢》共收這類詞語二十三個，可以分成兩類。A類只用「座」不用「坐」，共十九個：

座上客 座無虛席 座右銘 寶座 茶座 池座 倒座 叫座 落座 賣座
滿座 末座 讓座 上座 上座兒 雅座 在座 正座 對號入座

B類是正式注釋帶「坐」的，注明「也作」帶「座」的，共四個，（「一」前是正式注釋的）：

坐次—座次 坐位—座位 就坐—就座 入坐—入座

《中文大辭典》共收這類詞語二十四個。分成五類。

A類只用「座」不用「坐」，共九個：

座中銘 座內 座右銘 座末 座右 寶座 茶座 叫座 讓座

B類「座」、「坐」並用，以用「坐」的為主，共三個：

滿坐—滿座 上坐—上座 坐客—座客

C類「座」、「坐」並用，以用「座」的為主，共三個：

座席—坐席 末座—末坐 座中—坐中

D類單用「坐」不用「座」，共三個：

坐上 坐位 就坐

E類「座」、「坐」分別組成相關的詞，不分主次，分別注釋，共六個：

座次、坐次 座右、坐右 座右銘、坐右銘 入座、入坐 座隅、坐隅 座前、坐前

從上面對兩部詞典的統計，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多數詞語用「座」，說明座位義用「座」的人較多。《現漢》二十三個中有十九個用「座」，佔總數的82.6%。《中文大辭典》二十四個中有六個可以自由寫「座」和「坐」的不計，餘下的十八個中十二個只寫「座」（九個）或以寫「座」為主（三個），佔總數的66.7%。兩部詞典總計四十一個詞語中有三十一個用「座」，佔總數的75.6%。

第二，座位義不全用「座」，引起自相矛盾。例如《現漢》「就坐—就座」、「入坐—入座」主張用「坐」，而「落座」、「讓座」則只能用「座」，這四個詞都是動詞，而且座位義也相同，為甚麼要主張區分為不同的寫法？讓人無法理解。尤其是「就坐」和「落座」，注釋的詞語也相同，更顯得刺眼：

〔就坐〕jiù//zuò坐到坐位上：按順序～。也作就座。

〔落座〕luò//zuò坐到座位上：先是互致問候，然後各自落了座 | 各位觀眾請～，

表演就要開始了。

在注釋中，同樣的句子一個用「坐位」，一個用「座位」，自相矛盾，也是不利於漢字規範化的。比較而言，《中文大辭典》在這方面自相矛盾的情況更嚴重一些。同樣是講座位的方位的詞語，「座左」、「座末」、「座內」只用「座」；「座中—坐中」以「座」為主，也可用「坐」；而「座右—坐右」、「座前—坐前」、「座隅—坐隅」並收，不分主次。「座左銘」、「座中銘」用「座」，而類似的詞「座右銘」、「坐右銘」卻並收，不分主次。「末座—末坐」以「座」為主，而「上坐—上座」又以「坐」為主，也是很難理解的。一些動詞如「讓座」只寫「座」，「就坐」只寫「坐」，而「入座」、「入坐」又並收，不分主次，也是徒添麻煩，沒有甚麼道理。

第三，有些詞語用「坐」，有時會產生歧義。例如：「讓座」：

「讓坐對不對？」

「讓坐是對的。」

這組對話的意思可以是：

「讓座位對不對？」

「讓座位是對的。」

也可以是：

「准許坐對不對？」

「准許坐是對的。」

「就坐」、「入坐」、「坐席」、「上坐」等都可能出現歧義。

既然絕大多數詞語中的座位義習慣於用「座」，則兼用「坐」便不合於規範；而且有些詞語用「坐」會產生歧義，那麼，讓座位義全用「座」，應該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四、「座位」與「坐位」

在《現漢》和《中文大辭典》中，「座」、「坐」的座位義，二者都可以用，而以用「座」為主；用「座」、「坐」的座位義組成的詞語中用「座」的佔絕大多數。為甚麼《現漢》「坐位—座位」全收，且以「坐位」為主，而《中文大辭典》只收「坐位」不收「座位」呢？究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重視本字，不願用後起字。二是從詞的構成的語素義的組合來看，「坐位」更合理一些：「坐位」，就是「坐的位子」；而「座位」的「座」已經是「座兒」的含義，再加「位」就有疊架性質，顯得有些累贅。這兩個原因中，恐怕後一個是主要的。因為其他座位義的「座」、「坐」組成的詞語絕大多數用「座」這個後起字，不像在「座

位」這個詞上特別排斥後起字。

「座位」構成的語素義的組合，的確有疊架現象：「座」是座兒，就是座位；「位」是位子，也是座位。這類簡短緊湊的詞語中存在著同義複疊的現象，是一種信息傳遞中的羨餘現象。語言文字中不必要的複疊造成的羨餘，是語文評改中說的冗贅，是一種消極現象。語言文字是傳遞信息的載體，為了增加信息的可靠性，提高信息的準確性和抗干擾能力，增加羨餘度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提高交際的效率。動詞中的「殺戮」、「乞求」，形容詞中的「偏僻」、「纖細」，名詞中的「氣氛」、「婚姻」，介詞中的「自從」、「自打」，副詞中的「方才」、「僅只」，連詞中的「因為」、「如若」等等，這些複疊現象沒有人提出異議，相反在表達上可以收到內涵更豐富、信息量更大的效果。同樣的道理，「座位」在語素義組合上的複疊現象，不應當看作是一種消極現象，而應當看作一種積極現象。

綜上所述，「座位」和「坐位」這組異體詞還是選用「座位」為宜。理由有三：第一，保持了系統性原則，避免書寫上的混亂現象。不僅其他座位義的「座」、「坐」組成的詞語應全用「座」，如《現漢》的「座次」、「就座」、「入座」等，包括「座位」在內的所有座位義的語素都全用「座」。這樣便於記憶，便於運用，有利於漢字書寫的規範化。第二，增加了「座位」這個詞的信息傳遞的效率，有利於表達。看到了「座」就知道是座位，表意更清晰，不會引起歧義。第三，符合從俗的原則。據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漢語詞彙的統計與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年）對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的中小學語文課本二十冊（小學十冊、初中六冊、高中四冊）的統計，其中「座位」共出現十六次（小學課文中六次、中學課文中十次），而「坐位」卻一次也沒有出現。據孫光貴執筆的《現代漢語多形詞使用研究》對大中小學各科教材的統計，「座位」為相對高頻詞，詞頻高於「坐位」（頁248）。由此可見，「座位」的寫法運用得比較廣泛，符合一般書寫者的習慣，應當選用。